李為霖曰喻明而簡無深求入

○逐客　三柱子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三柱子魯連自名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言自置木上錯舍置也據水則不若魚鼈據猶處卜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柯之劍一軍不能當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銚音遙鎒音辱即薅拔去田草者壠田埒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之猶於也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

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王鳳洲曰李斯諫逐客上秦王書起處便見實事中以本國所寶玩動之通篇不出本色此三柱子起便對立兩喻後散散說看逐舍人便見李斯有意仲連無心李斯高華仲連蒼古故並立不朽

○賚貲

雲陽子

足菴齋曰首二句一篇骨頭

裘東洲曰材木以大而成大用如賢才之遇顯主喻親切有味

何仲默曰顯語妙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産於溪谷之傍立則為泰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溼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強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絶以開梁及隘於山阪

汪南溟曰清溫之美不獻其多

李易衆曰此喻賢者不遇若于丘壑不如卑賤見收今人三復与嗟

之阻隔於九峗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顛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嵓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殭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㠑嵬佶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楠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鐏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大牢

瞿昆湖曰記封事賤小人之吴錄洪心

丘瓊山曰轉得有情

楊蕉天曰下言高賢大良不為世用文机得心應手

春秋禮庠序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開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梗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嚚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皐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才之不遇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

姚大章曰扁鵲宮之奇鮑丘三人事雖不同其不遇一也

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彊飾之者巧靡不逮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衞衞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謂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

萮雅齋曰三段歷借類相形或援引作証正意愈真愈妙

任為霖曰又一轉更有滑息

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巍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隱伏於嵩廬之下而不録於世利戶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

呂東萊曰連環鈎鎖神妙

讒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李為霖曰君子抱道自處故以道為屈伸非湯武為之君終不遇也小人以容悅逢君雖庸君世主無不合所以常遇篇中以大木枯楊立喻至切何也獲大木難枯楊便也且敘事嫻美關鎖尤高

南溟曰以名言名理發防微杜漸之論令人心開

李爲霖曰此下連引[illegible]

審微　　金門子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嘗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而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爝爝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

來証一步深一說

鏊渭先曰周作人字上下七分至于爭空名此寄微處

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闕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

詹赤水曰此夫無益地之說

鄭東郭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而縣繁纓諸侯得而用之時乃可請無不可請

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於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亾而禮從之禮亾而政從之政

王槐野曰此計利目前耳宓子審微不爽也

王鳳洲曰歎向使得人心耶

亾而國從之國亾而君從之借乎不如多予之
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
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
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
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
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
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
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
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

孫月峰曰修身尊賢原非

其劍必數年不息李孫聞之慙曰使宄可入吾豈忍見奕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李爲霖曰聖人著春秋防微杜漸注意深切故金門子俱引實証篇中又引夫子良有深意通篇詞嚴意正筆力更矯健是先秦家法

〇通國身　桂巖子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

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

意尤深切矣

王子充曰楚懷王外惑于上官大夫內惑于鄭袖故歷引往古得失以諷之

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上鳳洲曰此篇一喻一正如針引線針針不離如水漾月處處皆圓得作譬喻題法

沈江

吉雲子

惟德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吾獻惑於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修往古以行世兮封比干之丘

隴賢後慕而自附兮月浸淫而合同明法令而
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苦衆人之妒予兮箕子
寤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聯
蕙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
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
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
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
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
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並諧以妒

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曚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願悉心之所聞兮子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聽姦臣之浮說兮絕國家

陳明卿曰士業當行外有何望哉

王子充曰至末遣出屈子悲憤心事

之長久滅規矩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羣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李爲霖曰無限低徊無限究轉令人涕淚然愁之不激不敢歸過于君是忠臣本色

許孚升曰怨慕迫切逼真窮人無歸之况也

○怨思　　吉雲子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荊棘聚而成林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凰飛而高翔原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絕而不通

王鳳洲曰高漸離擊筑堪令白虹貫日

○論寶　　青黎子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團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團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何仲默曰司城子罕不寶玉識見便卓好尚便端而按子罕處又引恒情以推出至理佳境也

張逵玄曰知人

釋疑 新序

青黎子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

余子長曰聖人政德利用厚生之首道感歎焉

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唐荊川曰陶朱公置疑獄而談白璧而疑獄

孫月峰曰聞而悅之欲觀之是慕其大也

自明以無言責而召問故及之耳朱公可謂千古名言

○鼇形　　　　　　符子

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峰類邁於羣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于重川有蚷蟻聞而悅之與羣蟻相要呼海畔欲觀鼇之形月餘鼇潛來出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羣蟻曰此將鼇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起如岳羣

孫月峰曰見我同大海我無窮

蟻曰使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遥封壤之閒歸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李爲霖曰蟻之欲觀鼇是慕其在彼者也及見之無以與我則我之戴粒逍遥于封壤我自能適也又何羨彼哉莊博而肆此簡而勁可堪並美

○貧富　金樓子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乎曰

丞為霖曰陵子一論令以富驕人者爽失其所有

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者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王鳳洲曰昔田子方論驕曰夫士貧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呂東萊議其以學驕人玆宋陵子三仕不願又以爲貧者非貧較田子方尤爲不激不隨

陳剩夫曰忠王進宗者

陳剩夫曰訛許

○客譏　　嵖岈子

客譏曰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時振民旒德弭難濟時故或階滕以納說或經桔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扒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期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勵節縹霄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常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求卑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利而失厚忌利勞乎形神答曰子徒體彼繡衣不知嘉遯

李本寧曰此叙其業高所以無原泉發跡則急於名而擢禍可不慎与謂淂爽然

剩夫曰結出高尚意來

之獨肥也且麟隱于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凰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覩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巳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沈緡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玆庶遵厥猷

李為縣同戚
固食客皆舌
乎[illegible]故無
[illegible]之不入也

楊升菴曰見耽榮而取禍不如明哲以保身

字字至言

○待士　　眞陽子

齊王饗徵君以牢次及李玄爲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魯狷爲其魯爲齊之一壤也左權獨耻之乃據楹而笑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爲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爲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

人聞之醜女不能治時盛則變醜士不能忠恩
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於恩之所感耳故曰戰
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
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
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
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於
未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視之非
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於三子宜矣苟有
士產于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

唐荊川曰[illegible] 早傚態

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衰朱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於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視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為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王鳳洲曰此等文全是戰國策共一篇主意又絶類李斯諫逐客書更出一機軸便覺文氣奇逸

夫情 新語

雲門子

鄒念菴曰首兩喻至二喻

羅念菴曰第五喻承上來

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巳有情于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于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讐者不怨鏌鎁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于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于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

張人瑩曰仍證之淨一喻

陶杏秋曰莽操當日未嘗以己為毒

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

李為霖曰從喻起又喻中起喻層叠無端末結出有心無情方露本色是善于諷喻者

〇鴞說　無能子

鴞與蚘相遇鴞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鴞笑曰汝豈不

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可世人
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人所以食汝示刑
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我以防汝又審汝
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
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
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
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
人而疾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全其身也
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非汝以有心之毒肝雖

閔主敬曰兵喻妙

于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辨苟免邪蛇不能答鴝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李為霖曰有心之害人天下共惡之此喻隹甚故湯武之除暴亂無利天下之心耳曰蓄我防汝曲盡情態

○招野龍對　天隨子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于人固異類以其共若巳之性也席其

此者即能飛者哉者也夫龍之譬千古名言

楊升菴曰此見神龍變化不可羈制

羅念菴曰此喚擬龍之受

宮沼百川四瀆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于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爲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擬擬乎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覲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于蹄涔之間惟泑泥之是拘

制于人

楊升菴曰見野龍之變化 [illegible]

惟蛭螾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于人啗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

楊升菴曰一篇韓昌黎雜說上主意謂居廟堂之榮未免戮辱居山林之幽則如神龍之屈伸變化惟吾自適矣

○材之小大

來子

李爲霖曰小者易悅而動人才大則難合夫子所以道大莫容

孳巢之雛羽翼將成胥非而從其母不幸爲烏鳶所震墮于塵輸閭閻之家有侈女焉堣車綃茵過于中陌過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胡然而然材小爲貴養而翫之易爲力也充軛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爲器用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之登降重岡踣起塗潦蹄離節拆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盜烏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啄嗷之未逞鵶鴉而相呼羣犬引其其腹胃狺狺而爭

之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爲累扶而拔之難爲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爲累材之小也爲貴戾于理悖于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辯而逐之則不世而仁矣

李爲霖曰楊升菴先生謂是不平之鳴固然但才大者氣節多疎而難見非明聖之君不能知也若小有才則易見人君便于知之耳此亦是確論

楊愼夫曰國馬之神閒氣定

楊愼夫曰駿馬似遜

○國馬　協律子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嘗國馬之髮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盡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愉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

虞伯生曰馬反受于人

虞伯生曰人反不如馬

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覲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較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慾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覲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李爲霖曰此是罵世文亦悲世之文結句有

無限告戒之意與孟夫子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同意

同異　靈壁子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蹈而山霧與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群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鴽自鼠為而鴽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踈矣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

何白山曰此段子切緊處

下廉劉李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煙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内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内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

李為霖曰蔡同異引證離切

胡可泉曰上六子同而異

胡可泉曰此段知可同而同之

終攜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未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誼義於齊君齊君猶信亞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覘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所衛青暨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技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何者乎且管叔

胡可泉曰此段知可異而異之

何白山曰舜舉八元而同流四凶而異之紂[illegible]能異乎四罪之變[illegible]求而親之同異之間[illegible]際之旨也

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順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王鳳洲曰鏤心刻骨之談扶玄悉微之論令

理無不徹心無不了

○心規　　次山子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酹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于樂矣我三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巳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

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尔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也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魏仲芳曰此篇論規心實道德南華註疏也

○怪下　長春子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肓天下人目聾天下人

時餘出與覺
遥贴

李卓吾曰一
滂雨來一句

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
中子吏部之道又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
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
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
聾使天下惟見巳之道惟聞巳之道莫知其佗
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
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
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
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

到底絕似禪家氣局

王九泉曰叙明經正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輩

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系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揚億竊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

李元阜曰一以氣爲有千鈞之力

舉國若狂反以不狂爲狂

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繫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艸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恠而恠之嗚呼

李爲霖曰通篇如一句自天下不謂之怪喩起纏綿不絶如連鐶無端莫知首尾子書中有數文字

○身喩　　郁離子

紅河文山曰立論簡切

李卓吾曰譬喻迫切

王子充曰裁成于細微終之于宏巨自然之理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于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于一手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于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主舉不可遺也必不得

方希古曰難治之疾扁鵲望而却走

自漢以來邊塞之患不絶窮兵黷武傾天下之脂血曾不少恤是愛爪甲而捐其身命也豈非逆施乎篇末補出此層周到之至

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吴獻臣曰一指寒必由四肢以及腹心天下卽一人之身也疆隅固則天下如金甌一隅失則病及天下故土崩之勢在圖治者愼所以防之耳身喻直是一篇治道論

孫月峰曰用人之難如此人不忠良雖養亦奚以為

養梟

郁離子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亾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李爲霖曰古云交必擇友誠爲有見豈養客盡非耶但國士非可以利祿招徠者今謂之養是奉我者也篇中自有斟酌然而鑑戒之言足銘金石

○養狙　郁離子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曰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艸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羣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

李卓吾曰
洋然案

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于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李爲霖曰　聖諭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大哉王言近日之爲民

袁宏道曰商陵君之愚形容可笑

李卓吾曰形容左右諂佞以混君如犬

上者殘酷暴虐之甚可錄此爲箴銘

〇豢龍　郁離子

有獻陵鯉于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螘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宮中夜穴甓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金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

乃養螘以伺冀其復來居無何天大雨震電眞龍出焉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矢螘以邀之龍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眞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李爲霖曰今人皆養陵鯉者也及至眞龍豈豢養所能得者愚矣況又以養陵鯉之食待之宜其取禍然待士何異於此

諸子拔萃卷之八終